

# 銀幕短打 從電視消費電影光芒

討論和研究香港電影發展，很多時會碰到港產片黃金時代跟電視台興旺有正面聯繫這說法。七十年代電視台培訓出來的人才，被認為直接推動了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發展。香港新浪潮、新藝城的出現，明星制度（有別於粵語片年代和邵氏、國泰等的舊制度）的復興，跟電視台文化及其操作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正等待學者詳加整理、探究。

千禧後香港電影走下坡，電視台不能再提供人才及觀念孕育地，被認為是主因之一。逆反的趨勢甚至出現了，意即人才由電影回流電視。電影界開工不足，很多編導製作人才「被逼」改拍電視。香港電視台空間不大，往內地拍劇（尤其是古裝動作類型）便一度成為不少香港電影人尋生計的當然出路。

加上數碼技術的急促開發和觀影習慣的改變，電影和電視、戲劇的差距愈來愈小（起碼在一般觀眾心目中），正是在這個趨勢下，本地觀眾多了機會在舞台劇及電視看到以往只在銀幕出現的明星。

這些明星首先是幕前的，但幕後名氣不小的導演，間中也會客串一下，製作出令電視及戲劇觀眾眼前一亮的作品。香港電台電視部將在十一月五日推出的《廉政行動2011》，便找來了林超賢、葉偉民、章國明等名導執導拍攝，來頭不小。

與廉政公署合作拍攝的劇集，過去多年都由無綫製作。曾為新浪潮源地的香港電台又會加入甚麼新意呢？竟機看了林超賢執導的第一集《盲目》，以故意弄瞎人詐騙保險金為題材，卻拍出了近年電視劇少見的實感。那固然與在廣州實地拍攝，着重實景與拍攝當地生活調度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不必凡事都用對白交代，相信影像和剪接敘事力的那份自信。

林超賢甫出道便因《野獸刑警》成了金像導演，影評人們都喜歡他的《江湖告急》。一度低沉的他近年憑《証人》及《線人》躍升本地一線大導位置，新作《逆戰》（周杰倫、謝霆鋒）更是國際級製作；《盲目》作為他大拍間的牛刀小試，可能不乏有趣的參考價值。

文：朗天

# 視事追擊

文：洪嘉

## 鵲橋兄弟們

所有人都沒有想過，一齣以農場為背景的家庭劇《鵲橋兄弟們》會大熱。劇集與所有家庭劇一樣角色眾多，當中較為香港觀眾熟悉的，是偶像組合After School成員、曾在張根碩主演的人氣劇集《原來是美男》中出演第二女主角的U-ie（有真）。其餘的角色，尤其是作為主角的四兄弟，一個比一個普通，於是倒顯得朱元——此君演出的前一部作品，是曾在收費台放映過的《麵包王金卓求》，劇中他飾演反派角色——特別的顯眼了。

對於家庭劇向來沒有多大感覺的我，不得不承認《鵲橋兄弟們》確有吸引人看下去的魅力。努力經營了十年的農場，繼承人白佳恩突然現身要取回農場，使黃家面臨被迫遷的窘況。黃家四兄弟裡，大哥泰植是美容醫生，二哥泰范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記者，三哥泰熙是做事不懂變通的刑警，小弟泰弼是個花花公子。而為了守護農場，不惜一切都要將佳恩趕走的，則是四兄弟的母親，被殘酷的現實磨掉了昔日的溫柔與嫵淑，變成強悍的大媽的朴福子。

劇集最吸引人的地方，便在於細節裡突顯了現實的殘酷與荒誕。初看《鵲橋兄弟們》，大家庭裡諸多成員圍坐在一起吃飯的場景，不免令人誤會是韓國版的《真情》，越看下去才越發心寒。一場場朴福子的善良叫人對這大媽生出好感來；看似大不透的泰弼常常跟在媽媽身後轉，一副溫室花朵的模樣；追求理想愛情的泰植，好勝的泰范，癡直的泰熙，每一個人都有着很典型的個性與形象，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多麼美好的一幅圖畫。然而當矛盾產生，表面的假象卻在各種細節裡遭出賣，善良的朴福子，為了農場將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的白佳恩趕走；泰弼假扮泰熙在街頭欺騙無知的富家少女；泰植的私生子，泰范出賣泰熙，角色間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溫馨的大家庭圖像下，佈滿了被蛀蝕過的缺口，軟弱的父親無法擔當一家之主的主張，在妻子朴福子強悍的個性下，成為唯唯諾諾的應聲蟲。

底層所描繪的殘酷與劇集表面呈現出來的和樂，使《鵲橋兄弟們》有着一股張力，當然，再添多一兩二錢韓劇最愛的煽情，白佳恩從千金小姐變成一無所有，還要承受來自朴福子、繼母與同學等方面施與的欺凌，把觀眾都煽得一塌胡塗了。

但《鵲橋兄弟們》並不是一齣悲劇。劇集畫面陽光，角色不時來一段帶點搞笑的情節，沖淡了現實的悲哀。說到底這也是一齣家庭劇，到最後我們將看到一個大團圓結局。

# 畫裡畫外

文：章力行

## 異國中的異國風情

抵達巴黎的第一個晚上，就很遊客舉動地遊船河。夜間的巴黎鐵塔固然美麗，沿着塞納河開動的慢船，當經過橋下時必有聚集在橋底兩端的青年們起哄，向遊客們揮手或做出鬼馬誇張的動作，也不知是衷心歡迎還是在諷刺。不禁聯想起《我愛巴黎》的其中一段短篇影片，幾個法國年輕小伙子就坐在塞納河畔，乳臭未乾卻態度輕佻地調戲每一個經過他們面前的女孩。

其中一個並不願隨波逐流的青年，卻留意到坐在不遠的女孩，似乎冷笑着觀望着他們的幼稚舉動。女孩包裹着頭，卻遮不住眼睛閃爍着的智慧，白人青年一時間給這散發着不同氣質的異族迷住了。大家居住在同一個城市空間裡但文化差異卻如此顯著，人生歷練尚淺的青年既有些迷惑又按捺不住好奇，而電影導演這時就順水推舟安排女孩離開時摔了一跤，頭巾掉露出一頭神秘的黑色秀髮。

東方主義也好，賣洗髮水廣告也好，總之電影透過和少數族裔溝通的故事找到了展示巴黎大清真寺的場景機會。有趣的是，沿着電影的取景去尋訪，會發現那並不是清真寺的正門，而是通往一家附屬於教堂的咖啡座入口。導演捨巴黎大清真寺的高塔地標而取這一家咖啡座的門口，或許是認為口腹是認識異文化的捷徑吧？

將咖啡座設置在神聖的祈禱空間旁，可說是擺脫了伊斯蘭文化保守的刻板印象。這家擁有強烈北非文化色彩的咖啡座，庭院坐滿喝下午茶的客人。進入館內，彩色瓷磚和華麗鑲嵌的吊燈再配上伊斯蘭文化的建築設計，典型西歐的巴黎突然消失在門外。身在異國又墮入另一個異國這種彷彿時空轉移的奇妙感覺，又是電影因為篇幅關係（抑或申請不到准證？）所無法呈現的。

電影片末青年認識了法國的殖民歷史，開始與女孩展開對話，卻不被安排跨界。來巴黎的遊人們則可以很隨性地在伊斯蘭咖啡座點土耳其式甜到漏的糕點，並呼着薄荷茶，消磨一個悠閒下午，並忘了外面仍然是巴黎。咖啡座就在植物園旁，非常適合在公園散步後順道過來歇歇腳。

■彩色瓷磚和華麗鑲嵌的吊燈再配上伊斯蘭文化的建築設計，咖啡座擁有強烈北非文化色彩。



■《我愛巴黎》裡的Quai de Seine一章，法國青年就在大清真寺前再次與伊斯蘭女孩重逢。

# 《大藍湖》 回家再上路

童年成長中的浪漫與遺憾、家鄉鄰里間的人情與世故，因影像創作而滿世界遊走的獨立影人曾翠珊，將鏡頭調轉，對準老家西貢的蠔涌村。在處處機織水泥的大都市香港，竟有難得一見的鄉土情懷。作為導演的第二部劇情長片《大藍湖》，為之帶來了今屆香港亞洲電影節新導演獎。回到家鄉並不是人生的終結，而是等待下一次的起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由香港藝術中心首次參與監製的《大藍湖》，講述的是一位在外闖蕩十年的女孩，決定放下疲憊、困頓的生活，回到從小長大的家鄉。在陪伴患失憶症的母親期間，她遇到同樣從城市「返鄉」的兒時玩伴，兩人共同分享了曾經的私密情感，而對記憶中「大藍湖」的尋找，成為一種虛構對現實的穿越……

影像創作長達10年、曾有4部短片1部長片的曾翠珊，儘管在電影敘事長片上剛剛起步，儘管同樣以「家鄉」作為創作題材，讓人聯想到賈樟柯或是應亮，但前者的開放性與輕鬆感則顯示了在不同地域和文化差異下，不同的創作感知和取徑。

「《戀人路上》是我的第一部長片，關於一對年輕戀人到北京生活的故事；在這前我拍了幾部短片，包括《寂寞星球》和《楓丹白露》。《寂寞星球》是談兩位女孩的友誼，那時已在西貢蠔涌取景，而《楓丹白露》講的是一位廣州女孩到巴黎的故事。

到了《大藍湖》，我覺得是時候回家了，以往常想要到世界其他地方走走看看，但現代都市愈來愈相像，千遍一律的連鎖快餐店、大同小異的購物商場。回家的意思，就是尋找自己的回憶和過去、與家人的感情。」曾翠珊的聲音略為沙啞，初見生人，眼神有一種迎接，又有一點羞澀。

### 關於尋找和離徙

《大藍湖》的節奏舒緩而有詩意，劇中人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故事雖是與回憶有關，卻感而不傷，充滿流動性。更有意思的是，片中還不時穿插到蠔涌村老居民的紀實性訪談，佔據着一半畫面的老村民影像，對着鏡頭，或講或唱，回憶早年發生在村中的事情。原來，這些村民也都是海外回流。

「我自己喜歡拍紀錄片，這次劇情味道已經濃了不少，但我仍然想在情節裡面追求一種實感。」曾翠珊說，「這可能與我的創作主題有關，就是在真實與虛構裡尋找一些連接。」

「蠔涌村在過去的殖民地時期，英國政府讓村民到英國謀生，一些人借此移居到歐洲其他國家，如比利時和法國。大部分人在唐人街經營餐館，有些人落地生根，有些人在當地生活數十年後，選擇回村安享晚年。大家都經歷流徙過程，為的是生活和生存。我在戲中選了三位原居民「演出」，他們都是海外回流，婆婆懂得唱山歌，另一位公公是種田的，一位是行船的，很有代表性。我希望他們多說點鄉村的童年生活和回憶。」

其實，曾翠珊的身份也難以定義，錄像短片、長

片、紀錄片，不久前，她的3D錄像裝置《行》在數碼港艾美酒店展出，她從香港尋找數個自然景點，用三維呈現對空間的思考。

「這可能與曾翠珊的背景有關。」香港藝術中心高級節目經理、《大藍湖》製片人鄺麗詩對記者說。「她當然很有興趣在電影方面發展的，但她看世界的角度和興趣可能再廣闊一點。不過，她一直持續關注的是不同人物，無論真實抑或虛構，都是對於流徙等母體的探索。」

### 影像源於聲音

曾翠珊曾於演藝學院修讀音響設計本科，後來在香港城市大學念媒體發展，都在與「導演」的位置打擦邊球。「在我離開學校、真正投入社會創作的10年，其實都在不停地做各種嘗試和尋找，看看到底哪種方式更適合我。」曾翠珊愛寫詩，也曾因為熱愛音樂而學彈吉他，中間又創作錄像實驗作品。

「碩士學位讀的是媒體科技與設計，那時已有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直接去讀導演？但我覺得，一些東西，只有了解了以後，才知道自己原來是更喜歡電影創作的，接下來才能鎖定和縮小範圍。」

當年讀完音響設計與混音，她也只是找了兼職，幫人做做收音，但她沒有想到聲音會對她日後的創作帶來如此大的影響，「我也是這幾年突然覺得，原來我一直在被我學習的專業影響着。畢業那時，我很想用攝錄機看這個世界，去講故事，這個慾望其實強過做聲音的工作。但後來當我真正去做導演，就發現我的影像源於聲音，我的情節在聲音裡面才能慢慢展開。我做的這麼多部作品，都覺得聲音是處理得很好的，有時我甚至對聲音敏感過對畫面。」

《大藍湖》中，河流的水聲貫穿影片始終，「代



■《大藍湖》在溫哥華影展期間，曾翠珊（右二）受到許鞍華（中）支持。



表回憶，代表一種生生不息。」而影片的配樂，更請來河瀨美奈的配樂師茂野雅道。

「我開鏡前常聽《暗戀家族》的音樂，很喜歡那種感覺，後來因為我參加了東京Filmmax的《Next Master》大師班（被挑選的年輕導演接受資深導演如侯孝賢等授課的交流活動），當中有一位節目總監看過《大藍湖》，她認為很適合她丈夫的戲路，便介紹了我認識，原來他就是河瀨美奈的配樂師茂野雅道，現在想來，真是一種緣份。」

「特別是，在配樂製作完成的前幾天發生了日本311大地震，茂野雅道是在地震後一兩天內趕工完成錄音，對他和對我來說，這經歷是畢生難忘的。」

### 不拒絕商業

然而，對於獨立電影人的身份，曾翠珊仍然是不滿足的。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影像創作人，商業融資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我過往作品都是申請藝術發展局、電影發展局的資金，對於起步來說，是好的，但如果永遠都用政府的基金也是不健康的。」曾翠珊鼓勵自己的學生不要計較小成本拍片，「但我做了10年創作，要再想如何玩得更更有深度，資金就變得非常重要。另外，我也不想再剝削我的朋友們。藝術家不是大晒，我希望我多點錢的時候，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正常的收入。」

「很多時候，商業不是問題，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大藍湖》開始啟用全職業演員，對她來說，也是挑戰，「除了創作，我還要學習演員的組合。這些演員拍電影的經驗都多過我，他們會和我討論劇本，我帶他們到蠔涌考察，讓電影內容更豐富。」

沒有商業電影或是獨立電影，只有，有意思的電影。